

吹劍錄



讀畫齋禁書
庚集



庚集

讀畫齋禁書

讀畫齋叢書

庚集

吹劍錄一卷

佩韋齋輯聞四卷

文瑞樓書目十二卷

學治臆說二卷續說一卷說贅二卷

蕉窗日記二卷

月滿樓詩別集八卷

目錄

讀畫齋叢書庚

讀書日記二卷

學治臆說二卷續說一卷說贅二卷

文紙對書目十二卷

佩韋齋輯聞四卷

吹劍錄一卷

庚集

讀畫齋叢書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吹劍錄

此編已刊行板畱書肆不可復得因刪舊添
新再與續集並刊

余以文字之緣漫浪江湖者四十年乃今倦游索居京
國應酬簡省心跡稍寧東坡詩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
如海一身藏因名所居爲堪隱掩關守泊條理故書以
昔見聞與今所得信筆錄之莊子云吹劍首者呬而已
呬許劣反謂無韻也淳祐三年人日括蒼俞文豹文蔚
序

吹劍錄

一讀畫齋叢書庚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學到
則理到年長則識長胡文定作春秋傳凡四十年屢刪
屢改及書成舊錄存者無幾

溫公歸洛講孝經有二父老往聽講持簞食豆羹以獻
公爲享盡講庶人章講畢父老請曰自天子至士皆有
詩庶人獨無何也公不能答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何晏
注焉於虔反屬下句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注已無所敢
死是以敢爲勇疑於鑿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晦庵解以縮爲直於義未安按廣韻注曰斂也
退也謂自反而不能退縮是有鬪心也雖褐寬博亦不
憚焉自反而能退縮雖千萬人在前我無競心往亦無
害

入則無法家拂士當如詩四方以無拂音拂謂其忠鯁
拂逆人意足相儆戒若依法作弼字則凡有位者皆弼
士何足與法家敵國並言

萬章問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則不得妻

吹劍錄

二讀畫齋叢書庚

文謂君即父也以天子降二女於匹夫豈必聽命於其
豹父母乎然一二十年傳聞之事無稽之間也若孔門則
無此問答

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君雖不君臣不可
以不臣何至如此不如賈誼云主上遇其臣如犬馬彼
將以犬馬自待劉公摯亦云遇人以犬馬彼將以犬馬
自爲

范太史曰公劉非好貨乃厚民也太王非好色乃齊家
也人君好貨則貪而害民好色則荒而害政孟子特就

宣王言之耳

子濯孺子曰尹公之他端人也按左氏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公不召而射鴻於圃及文子如戚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文子懼併孺子戚公使子蟜與之盟文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音廡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為孫氏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兩駒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射公孫丁觀此則尹公佗豈端人哉

吹劍錄

三讀畫齋叢書庚

帝度其心貊其德音爾雅曰貊安也定也言上帝度王季之心安其德音爾左傳乃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貊并下文為九德杜預遂注曰莫然清淨鄭氏又引此釋本詩皆誤矣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下體根也言夫婦不以色衰相弃猶采葑菲不可以根苦而弃其葉注乃謂其根有美有惡坊記曰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言不兼根葉以盡利注乃謂無以其根美則取之苦則弃之惟左傳注為得之晉曰季請用冀缺公曰

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注葑菲之菜上善下惡不可以其惡而弃其善

武帝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按莊公元年書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四年紀伯姬卒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蓋襄公霸國之強紀不能敵至於大去其國紀季以國入于齊伯姬憂憤而卒葬于他邦宗廟社稷一旦丘墟夫婦兄弟不能相保春秋方哀紀侯之滅亾善紀季之不廢宗祀安有大襄公之意

吹劍錄

四讀書齋叢書庚

惟公羊謂哀公烹于周紀侯譖之故有是言然齊詩則襄公極言其荒淫怠慢安能上念九世之讎其滅紀也直以無道行之耳

晉侯疾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繇殛于羽山化爲黃熊入于羽淵實爲夏郊柳子厚曰繇禹之父故郊焉非爲熊也

文豹

謂凡夢飛走之物皆生氣也詩吉夢維何維

熊維羆乃生男子晉侯此夢其復生之兆故未幾而疾愈左傳注熊亦作能三足鼈也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旣熊屬又爲鼈類東海人祭禹廟不

用熊白及鼈豈絲化爲二物乎然漢書昌邑王見大熊
冀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庭室將空也又玉篇注云獸
似豕山居冬蟄毛詩及孟子注亦皆作獸恐非鼈屬
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一也物者事也
凡人作事皆出於心心能專一何事不成如寫一字縫
一針必專心一意然後端好稍不誠則鹵莽滅裂有始
而無終矣由是言之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不可斯須
無此誠

胡致堂曰論語言仁六十餘處獨荅樊遲以愛人韓愈

吹劔錄

五讀畫齋叢書庚

而後遂皆以愛命之子思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
也心何所不有豈止愛乎漢唐諸儒皆未知此故曰軻
之後不得其傳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謂其眞淳如赤子爾注乃
云神明保祐之如父母於赤子又躁勝寒靜勝熱注勝
極也春夏陽躁極則物死秋冬物靜極則熱熱則生二
說皆非凡人心躁則煩熱故可勝寒心靜則清涼自不

覺熱

曾肇言堯舜同出黃帝舜爲堯三年喪者以嘗臣堯也

溫益曰史記不足信若同所出則舜娶堯女爲娶從祖姑肇引大傳及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爲證

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魯不當用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或問禘之說則託以不知意可見矣宋欲以桑林享晉侯荀罃辭焉者以諸侯不可當天子樂也晉劉弘都督荊州時總章樂人皆避亂焉或勸弘可作樂弘曰昔劉景升令杜襲爲天子合樂欲奏之襲曰爲天子樂而庭奏之恐非將軍本心唐韋皋帥嶺南作奉聖樂于頔又作順聖樂呂夷簡謂禮樂非諸侯可擅興皆廢之孰謂魯儒書之國不知出此荆公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伊川曰介甫此言全不知事君人臣豈有過分事凡有所爲皆臣職之當然

吹劍錄

六 讀畫齋叢書庚

孔子罪湯武之意深矣曰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伊尹相湯者也無一辭及之伯夷非武王者也則屢稱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序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序泰誓曰武王伐殷序洪範曰武王

勝殷殺受其罪湯武也甚矣但書法謹嚴語意含蓄讀者未知其爲罪之之辭漢王生曰桀紂君也湯武臣也君有失臣不正言而伐之唐陸淳曰太公殷臣紂暴不諫反佐周傾之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贊伊尹謂此也此說正夫子之本旨惜當時諸儒見不及此故言以人廢韓文公伯夷頌雖甚激揚然終不敢斥言武王至東坡武王論出而後夫子之深意始大暴白於天下後世然謂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是又未究聖人之書法也蓋叛者忘義而背其君者也弑者陰謀而賊其君者也叛與弑君臣之義雖絕君臣之分猶存至於湯武直以勢強力敵倡率天下以兵臨之視夏殷猶與國視桀紂猶匹夫伐之放之殺之夷然不顧略無君臣之分矣故書序曰伐曰勝曰放曰殺其罪過於叛與弑矣

吹劍錄

七讀畫齋叢書庚

李泰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爲王蓋是時周室微弱不齒於七國故孟子但知有齊宣梁惠爾孔子作春秋於吳楚越之君止稱曰子未嘗王之孟子於齊梁之王則偃然稱之于以見此時雖孟子亦不

知有周王矣

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弑其君可乎或者宣王見周室微弱有問鼎之心故設爲是問孟子而有尊王之心欲引其君以當道而爲湯武之地則當託以應天順人之說而乃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吾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故前輩謂湯武非賢君伊呂非賢臣孟子非賢人不伯夷叔齊不顧其身爲萬世扶持名義夫子稱之昌黎頌之屈原怨懟其君離騷雖與日月爭光通鑑則併其

吹劍錄

八讀畫齋叢書庚

事削去而李太白乃云夷齊餓死終無成又云虛作離騷使人讀馬子才云屈原枉死汨羅水夷齊空餓西山坡穎濱上劉長安則又曰伯夷叔齊往而不反是以爲天下之弃人公豈未之思乎

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辭及武王末後方云雖然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其罪武王也凜然如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鋌不露自佛入中國凡爲其徒作碑記者皆務爲梵語獨公送文暢序不肯自叛其教所謂法度森嚴也

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孔子荅陳司敗之問曰知禮蓋爲君諱也晉獻公惑驪姬之譖申生曰君安驪姬蓋爲父隱也唐天寶之亂兆於楊貴妃杜子美身罹其禍北征詩止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哀江頭詩雖稍述其事而惻然有黍離閔周之意至白樂天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詞直播其惡於衆略無忌憚

李太白作上皇西巡歌十首及歌永王璘渡江亦謂之東巡其第十章云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尋陽空射蛟我王樓艦輕秦漢卻似天皇欲度遼全無君臣之別矣

吹劍錄

九讀畫齋叢書庚

古今論孔明者莫不以忠義許之然子兄文龍嘗考其顛

末以爲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於劉備則可謂之忠于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備雖稱爲中山靖王之後然其服屬疎遠世數難考溫公謂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故通鑑不敢以紹漢統况備又非人望之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雄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藉使以爲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猶當如光武之事更始東征西伐一切聽命焉可也二者

備之枉駕草廬也始謀不過曰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辭甚正其志甚偉自孔明開之以跨荆益成霸業之利而備之志向始移無復以獻帝爲念由建安舉兵以來二十四年天子或都許或都長安或幸洛陽宮室煨燼越在籬棘閒備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所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焉蓋其帝蜀之心已定于草廬一見之時矣三者曹操欲順流東下求救于吳無一言及獻帝而獨說以鼎足之說夫鼎足之說始于

吹劔錄

十讀畫齋叢書庚

蒯通然通之說韓信以此猶有漢之一足當三國時而爲是說則獻帝無復染指之望矣賴周瑜漢賊之罵足以激怒孫權故能成赤壁之勝若備若亮何以厲將士之氣服曹操之心哉荆楚之士從之如雲非從備也乃從漢也四者備之稱王漢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在上而敢于自王及稱帝武擔則聞獻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爲義帝縞素仗大義連孫吳聲罪討賊乃遽乘此卽帝位而反鋒攻吳晉文公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故費詩以爲大敵未克便

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諫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姦雄其王其公猶必待天子之命苟或且以此憤死以丕之篡逆亦必待獻帝之禪楊彪且不冒臣之備雖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固方嘵嘵以興復漢室爲辭不知興復漢室爲獻帝邪爲劉備邪亮既有心於帝備矣萬一果能興復將置獻帝于何地出師一表雖忠誠悵悵特忠於所事爾其于大義實有所未明也管仲樂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齊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乃以管樂自許

吹劍錄

十一讀畫齋藏書

宜其志慮之所圖回功業之所成就止于區區一蜀耳或者但謂備劉氏宗也備帝蜀則漢祚存矣亮忠于備卽忠于漢矣吁無獻帝則可有獻帝在而君臣自相推戴則赤眉之立劉盆子亦有辭于世矣春秋之末諸侯爭強周室微弱孔子無一日不以尊王爲心若如亮之見則當同姓也亦可奉之爲王矣天下後世惟持此見故于孔明之事無敢置異議于其閒文中子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噫漢之君旣稱獻帝魏之君又稱武帝吳之君又稱大皇帝蜀之君又

稱昭烈皇帝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天下而四帝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爲續書之僭也余兄嘗以是說

取解于同文館又有孔明識時務論板行王應奎曰宋俞文豹吹劔

錄中有論孔明一則責其忠于劉備而不忠于漢爲辭甚辨以予考之則其說非是夫孟子私淑孔子者也孔子意在尊周室故春秋之作加王于正以示大一統之

義而孟子於齊梁之君則勉之以王不復以周室爲言蓋知周之不可復興也漢之有獻帝非猶周之有顯王乎孔明之不復以漢帝爲念猶孟子意也必執此以罪

孔明而謂其不忠於漢是可與經而不可與權者也至謂備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

廷尤於當日事勢有迂闊而不近情者夫自操迎帝都許朝廷已在彼掌握中若必稟命而行是不啻以其情

而輸之於操矣其能與操樹敵乎又謂備非人望所歸周瑜以梟雄日之劉巴以雄人目之司馬懿以詐力鄙

士讀畫齋叢書庚

吹劔錄

士讀畫齋叢書庚

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夫出於敵人之口其加以惡名也固宜即使備之爲備果非人望所歸亮亦不得舍漢之宗室而反委身於人望所歸之他姓也且備爲漢宗室亮委身事之猶不免吹毛索瘢假使委身他姓吾不知後人之指摘更當何如又謂以操之姦雄其王其帝猶必待天子之命備雖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此尤與兒童之見無異夫當操之世天子已如贅疣其王其帝名爲出自朝廷而實操隱有以使之假使備之稱號而必稟命天子彼天子之權已歸之操矣操其自以尊號子敵乎總之論古人者不審時勢而望影亂談便如無理取鬧其不爲有識所掩口者幾希

朱文公通鑑綱目以正名爲先子雲仕于漢也于莽元

鳳元年書莽大夫揚雄死以法言盛稱莽功德及作劇

秦美新也淵明沒于宋也于文帝元嘉四年書曰晉徵

士陶潛卒以潛自謂世爲晉輔恥復屈身異代故不復仕也書武后事終始用中宗年號如云中宗嗣聖九年周武后如意元年九月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蓋純用春秋筆法也然魏雖僭竊畢竟受禪于獻帝蜀雖劉氏宗溫公云昭烈稱中山靖王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紹漢統今綱目乃黜魏而以蜀爲正統書魏曰魏主吳曰吳王公必有所見也

古大賢雖左氏孟子稱夫子止曰仲尼不敢名焉唐文

吹劍錄

三讀畫齋叢書庚

宗賜裴度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上禱以天子而名聖人又用其語故無嫌李白乃云狂歌笑孔丘韓文公云柄用儒雅崇丘軻荆公云驅馬臨風想聖丘馬子才云何必嫌恨傷丘軻然此猶可也杜子美醉時歌儒述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以百世帝王之師名呼而儕之盜跖何止得罪于名教

原涉云家人寡婦始自約敢時意慕宋伯姬爲人不幸爲盜賊所污遂行淫矣雖知其非而不能改柳子厚河閒傳亦此意也如涉所云自足以勸戒何必極狀其淫

蕩之醜又捕虵說卽苛政猛于虎之謂禮記以八十言盡之子厚乃六百字文日勝質日衰可以觀世變矣張苑上陳湯論曰自漢擊匈奴得單于者一陳湯耳封焉而著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文謂以一時雋功賞之可也以矯制斬單于著之令甲非所以示大訓也

東坡曰唐無文章惟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

文謂

曲眉而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

吹劔錄

十四讀書齋叢書庚

數句可去

蘭亭記不入選者以天朗氣清春言秋景又絲竹管絃語重文謂此特小疵如脩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又因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此數句甚無謂

滕王閣序本賦景物序游宴耳而自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至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凡三十來句無非怨辭蓋勃以殺官奴除名父福時坐貶交趾今勃往省侍道出鍾陵適遇開宴因以洩其忿及去渡海溺死此

文其識歟

世稱王羲之以工書稱羅隱以工詩殷浩北伐羲之遺書曰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力爭武功非所當急今軍破于外資竭于內宜退保長江引咎責躬更爲善治梁祖受禪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吳越自爲東帝何至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吳王始以隱爲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心甚義之此豈舒箋點翰雕章琢句者所能出此

唐子西硯銘謂筆墨硯氣類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

吹劍錄

十五讀畫齋叢書庚

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動者夭乎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此銘猶濂溪拙賦皆本于仁者壽之說然世道不古後生飄揚朴厚遲鈍之人懼不免于訕笑又安敢語此杜子美云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東坡云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公相待今安有

容齋草歷日詔云茲履夏正載頒漢朔按周禮正歲注

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及董仲舒論正次王說則正讀
爲政分明惟尙書正月上日注音正又音征曰征者本
無意義正是襲秦語耳始皇以正且生名政故改正爲
征後代不當避

象山與晦庵辨濂溪無極太極之說往反數書累數千
言晦庵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不足爲萬化根
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不能爲萬化根本象山
曰易言太極書言皇極未嘗說無極極者中也言無極
則是猶言無中也蓋此圖得于穆伯長伯長得于陳希

吹劔錄

六讀書齋叢書庚

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于老子爾老子
之言不足據

文豹

謂象山之說自有理但不合好已勝爾

其卒也晦翁荅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
所知無望其必同有浙士貽書曰二先生所習各已成
孰必不能以相爲莫若置而勿論象山乃詆之曰此輩
沈溺俗學悖戾若此亦可憐也蓋象山以所學自負語
路彥彬曰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也其
自負若此有下人乎

明道云新政亦是吾輩爭之太過成就其事生民塗炭

亦須兩分其罪象山荆公祠堂記蓋用此說而語人曰
此是斷百年未了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其記有
云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正理平
者無一二激者居八九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堅其意
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同分之矣文豹謂此記固不失
爲忠恕然不知捨諸君子之所言何者爲正理荆公又
豈可與之論正理

陳北山孔碩云江西之學多禪釋永嘉之學多功利文豹謂

與其功利也寧禪釋蓋釋氏本心止在化人爲善其本

吹劍錄

七讀畫齋叢書庚

旨止在識心見性耳

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就
寺齋僧誦經追薦祖先象山知荆門上元當設醮乃講
洪範錫福章以代之

韓文公佛骨表慷慨激烈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及潮

陽之行漲海冥濛炎風接擾向來豪勇之氣銷鑠殆盡

其謝表中誇述聖德披訴艱辛真有悽慘可憐之狀至

於佛法亦復屑意荅孟簡書云潮州有僧號大顛聰明

識道理召至州郭畱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

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且自胷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畱衣服爲別文豹見宗門統要記公與顛問荅疑其誕謾觀公此書似不誣也

嘉熙元年韞人破舒州朝廷遣楊將軍義移治宣城板

築未畢韞騎奄至我僅以身免由是寄治舟中明年督

府辟差閣門陳舍人

正夫

於江之中楊柴洲爲治所

文豹偕

其行以六月上澣到四望萑葦中有六七百家廬聚沙渚行五里泊寓池州天寧寺莊旋披荆棘營勅衙宇起

吹劔錄

文讀畫齋叢書庚

寨屋招兵民不兩月歸者已萬餘家所謂楊柴洲者介

于舒池之閒延袤八十里紹興閒李成叛移治于此今

又再移治焉以七月旦日上梁

文豹

爲文曰幽公西遷作

室家于岐下衛人東徙建城市於楚上皆因外患之來

故作權時之舉眷舒陽之一郡甲淮右之九州山林川

澤之富饒號爲沃野閭里室家之晏粲允謂樂郊自慘

于虞騎之干戈盡翻作戰場之瓦礫室廬煨燼城邑上

墟散卒纍纍草行露宿流民盼盼野處山棲進無生聚

之門退有寇攘之患維茲洲渚介在江心昔逆成割據

之時固嘗寄治今避鞞權宜之計爰卽建衙龜卜叶從
鳩工畢舉財用則貸之督府他無取辦之方工役則募
之鄰邦特厚酬庸之直堂皇內外具體而徵木石精麓
隨宜而已姑且爲棲遲之策何敢求輪奐之爲龍舒太
守雖生長于東南久宦游于西北顧瞻曠土懷想故邦
風景不殊慨歎江山之異城池安在辛勤荆棘之披念
百堵皆作者所以安周民而一日必葺者故能保魯國
凡此權輿于創造蓋將根本于規恢屬舉修梁輒形善
頌 東表裏山河指顧中牛犢又看耕曉露雞豚依舊

吹劍錄

九讀畫齋叢書庚

飽春風 西蕭瑟秋聲健馬蹄故壘功名思赤壁上流
形勝接黃泥 南坐闕朝天萬櫓帆光動日邊龍冉冉
勢雄江左虎眈眈 北目斷淮山思故國雄邊千里皖
城高擎天一柱瀟峰碧 上萬頃平疇歸一望稻畦水
足擁黃雲麥隴風輕翻翠浪 下會看重復枌榆社塵
清玉宇有賓鴻月沈煙障無嘶馬伏願上梁之後幕娛
僚案庭省文書四民均樂于聚廬萬旅同歸于按堵雒
魚入夢富紅廩之秋稂飛鵲安棲沈紫榆之夜柝人和
協順天道好還五緯瑞光躔應中國滅胡之象四郊空

戰壘慰遺黎懷土之思

建康之溧陽有貞義女廟去縣四十里曰中橋按圖經
女姓史伍子胥奔吳過此病困見女漂有飯一盂因乞
食焉女不言而色授之子胥飯畢曰我得志必報汝女
曰吾年三十以母故不嫁今失色于男子何以見我母
言訖沈水死子胥自吳還至此捐千金于水而去邑人
取金立廟名其水曰金灘至今四旁史姓甚多唐李白
爲之記端平元年邑宰徐進齋謂禮新其廟文豹爲作奉安
祝詞曰忠孝百行之冠冕節義天下之大閑由古及今

吹劍錄

子讀畫齋叢書庚

勇夫烈女有一于此則廟而祀焉所以厲風俗而表元
元惟神清英潔白性天一真矢死而守志業漂以養親
殺身成仁而不怨濟人于窮乏而不言則孝與義爲兼
全成忠清之壯志振勾吳之霸權恥失色于男子甘比
身於彭咸則忠與節爲兩存宜飾廟貌祀爲明神歲久
圯毀莽爲荆榛乃鳩工役易舊而新僦工告備吉蠲良
辰潔牲醴酒以落其成嗚呼王跡熄而俗化薄人欲熾
而天理湮貞義如神者能幾人惟此方之俗習率勇敢
于殺身豈貞義之遺烈猶隱然而民尙英靈之默相

轉澆訛而貞淳使勇敢者以義殺身者以仁禪風教之
豐豐扶世道之肫肫則廟食斯土伊千萬春

善人爲國未必有赫然可喜之功然戮及衣冠善類則
亂亾隨之夏之亾也以簡賢附勢商之亾也以棄三仁
殺二侯周自春秋以來人材萃于列國王室以孤立而
亾秦自坑戮儒生越三年而陳涉起西漢自殺望之堪
猛王章等越二十年而王莽篡東漢自黨錮起越十五
年而黃巾亂晉自殺張華裴頠解系等越五年而五胡
擾唐自逐張九齡周子諒諸賢越十四年而祿山反自

吹劔錄

主讀畫齋叢書庚

白馬之禍越三年而唐亾

周益公曰漢所謂社稷臣乃在周勃之鄙樸汲黯之少

文霍光之不學

文豹

謂士大夫與其敏給也寧遲鈍敏給

之人能辦事誠快人意然爲人主失人心耗元氣者常
在于斯自昔武人多樸直文人多機巧立國之初風俗
常厚者以武人用事也太平則尙文文勝則人益巧俗
益薄矣以已長而形跡人短以已清而形跡人污皆取
憎取禍之道我以廉正自守可也而位居通顯矯亢相
高彼小人者惡直醜正冒甘心自處于污穢乎東漢黨

錮元祐黨籍皆以此激成中常侍張讓父喪名士無往者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感寔多所全宥故儒行欲毀方瓦合老子欲和光同塵士大夫其監於斯

陳侍郎

公輔

言今議者尙以王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自

可取豈知學術不善甚于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

心高宗曰今日之禍皆罪蔡京王黼不知生於安石

文豹

謂熙寧紛更之擾猶未見新法之慘逮章蔡以紹述之

說破壞天下極而至于靖康之變始見安石之禍酷烈

隋高祖伐陳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救之

吹劍錄

主讀書齋叢書庚

乎命治戰船投其梯於江曰若彼見之懼而能改吾復何求羊祜表請伐吳曰皓若幸而沒吳人改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吁祜之心何心哉當時皆以平吳爲喜惟山濤欲釋吳爲外懼濤言不見用晉亦以此速亾祜之識見愧於隋劣於濤矣

隋之亾也兆於封倫之治宮室成於裴矩之伐遼東高

德孺以孔雀爲鸞猶黃霸以鵠

芬字

爵爲神爵爾非指鹿

爲馬之比太宗討西河德孺爲郡丞閉城拒守蓋忠於

隋也及城陷太宗數以指鳥爲鸞之罪誅之矩倫非惟

苟免而生則高官厚祿死則賜諡立傳豈非幸不幸歟

屈到嗜芟將死戒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進芟屈建命去之柳子厚譏其無思齊明帝祭宜皇以麪餅鴨臠

音霍

后筍鴨卵高皇肉膾直羹后茗糲

側羊反糲

及炙魚皆所

嗜也溫公譏其非禮按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注若荊州之鱸魚青州之蟹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祭法曰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統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美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

吹劍錄

三讀畫齋叢書庚

薦者莫不成在示盡物也然則三牲之外復致其所嗜亦禮經所許

後唐主使宦者祭廬山還勞之曰卿此行甚精潔對曰自奉詔蔬食至今主曰汝某處市魚爲羹某處市肉爲齒宦者慚服真宗東封還勞從臣曰久蔬食不易王旦等謝樞密馬知節曰臣與旦同行無日不市肉

易惟四卦言酒而皆險難時需需于酒食坎樽酒簋貳困困于酒食未濟有孚于飲酒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朱向戍見孟獻子九其室曰子有

令名而美其室非所望也神宗問荆公曰聞卿嫁女盛飾卿大儒亦如此

趙鳳女嫁馮道子道夫人常怒之鳳使乳媪訴之累數百言道但云傳語親公今日好雪

齊以治民之官三年爲斷曰小滿然小滿乃節氣名故今人改曰細滿

陸贄與趙璟同相德宗曰要重事勿與璟同奏密封來宣武節度劉士寧爲李萬榮所殺上問之贄曰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初非朝旨此強弱之機願陛下

吹劍錄

西讀畫齋叢書庚

謹之上欲且除一親王贄但奏不可制遂從中出異聞集云德宗一日見侍女上請問所從來曰故相竇參家奴因泣訴參死之冤上怒贄曰我重伊常呼作陸九我脫伊綠衫便與伊紫衫著我使竇參方稱意須教我殺卻伊平時常恨無權及權在伊手又卻軟如泥團野史雖未可盡信觀其區處士寧事可見其卒于貶所或者殺竇參之報

魏文侯問相于李克克翟璜所舉知璜不可相而不敢言故但對以觀人之法東萊論之曰大凡身不在朝廷

而論朝廷事止可泛言大體如今對州縣官言政只可說聽事當如何不可言某事是非某人曲直

豹文

因觀張

乖崖自蜀還言王旦太平宰相爾真宗默然他日復召對謂公曰王旦真太平宰相仰視殿雷無他語觀此則知東萊之言是

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權者變通之物也非胷中所守者正則必流入于變詐故聖人不敢輕以許人其實權之爲用不可一日無居廟堂之上處危疑之際欲于立談之間轉禍爲福易危爲安若非假權以從事則未

吹劍錄

玉讀畫齋叢書庚

見其能有濟也溫嶠將去王敦恐錢鳳爲之謀因餞別起行酒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敢不飲及發鳳後曰嶠于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少加辭色豈得便相讒二自是鳳謀不行桓溫病求九錫謝安欲緩之令袁宏具草每草進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竟卒王鶴駕爲神策軍兵馬使代宗欲以白秀珪代之恐生變王祐甫召鶴駕與語畱連久之秀珪已視事矣裴度往淮西督戰恐翰林學士令狐楚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草制失辭罷之

趙德明以民飢求糧百萬王文正公請具粟京師令其
自來取德明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眞宗疾大漸八大
王元儼畱禁中不宥出偶翰林司以金盃供熟水李文
定迪取筆攪水中王意其有毒亟上馬去 曹樞密瑋
知秦州有十數卒逃入虜中吏以告瑋不應吏亟言之
瑋叱曰我固遣之汝反顯言邪虜聞盡殺之 西師失
利議罷宦者監軍呂公夷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
之仁宗就委公擇其人公曰臣不與中官交無由知其
賢否只令押班保舉不職者與同罪明日押班扣頭乞

吹劔錄

三讀畫齋鼓書庚

罷監軍 王拱辰權河北鹽仁宗手詔罷之帥臣賈昌
朝刻之瘦木亭及提刑薛向乞再權之公俟其入奏邀
至亭上酒五行無他語向顧見石刻知事已露遂已
仁宗暴疾執政欲宿禁中宦者白無故事文潞公令設
醮于大內兩府宿殿廡行香 蔡卞欲毀通鑑板太學
博士陳瓘于策題中引神宗序文卞乃不敢毀

伊川出于呂申公公多質疑焉東坡忌之服除三省奏
召除館職子由曰但恐不靖爾簾中入其語東坡遂導
諫議孔文仲奏頤爲呂門五鬼之魁編管涪州蘇子容

語坡曰公未可如此頌見過其門者無不肅容會范太史亦爲之辨文仲始悟爲人所給憤愧嘔血死伊川以元祐四年抵涪越五年東坡涉海

魏舒爲司徒正旦朝罷以年老表送印綬莫有知者衛瓘曰每與公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文豹謂仕止久速其權在我何必數形諸言李文簡燾

除侍讀賦詩曰明年七十吾歸矣預買北關門外船至冬一疾不起樓攻媿旣參大政屢欲丐閒至繪二疏以

見意永嘉邵經國上詩曰聞道先生欲挂冠先生幾日

吹劍錄

毛讀畫齋叢書庚

出長安去時莫待淋頭雨歸日須防徹骨寒已遂平生多少志莫令末路去畱難二疏畢竟成何事畱取他年作畫看

唐衡州刺史曹王皋爲辛京果所陷以太妃老出則囚服就治入則擁笏垂紳及貶潮州以遷入賀德宗立復衡川方以實告淳祐元年浙漕王潛齋埜被論以母夫入年尊託言易除母曰我已知之汝父昔以忤時相去國今汝又如此吾方以爲喜汝復何憂潛齋忠簡公介之子廣平麻思母亾欲還王猛曰便速裝至暮出關州

縣皆被符矣韓滉欲獻綾羅于奉天何士幹請行滉曰
便過江士幹歸別則薪米儲峙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
財物皆手筆疏記文豹謂士大夫一日當權則風旨之下
何事不行然有稷稷之人已有所欲爲人有所干請輒
數日躊躇不決否則文按行移動經旬浹此無他精神
風采不足以振揚公廉明敏不足以闢闔耳

陶侃爲荊州牧閫外多事而遠近書疏無不手荅揮翰
如流未常疑滯今士大夫類皆有嵇康懶荅書之病遠
地俾來有伺候半年而不得者明道曰一命之士苟存

吹劍錄

天讀書齋叢書庚

心於濟物必有所利嘗以鄆簿攝池塘堤壞當申府漕
公曰如此苗橐矣救民獲罪所甘心也卽發民塞之陳
漫翁分教永嘉欲混試諸生請于葉水心荅曰使適不
叨竊科第亦未免在學中竊食漫翁愧而止董鉅堂名槐

爲鎮江倅牒漕試已十七人求者未已文豹因進過額
之說公曰過額不過鐫秩若成得一士友何惜一官

韓文公荆公皆好孟子皆好辨張籍曰與人商論不能
下氣元城曰金陵不可動者以能強辨文豹謂三人均之

爲好勝孟子好以辭勝文公好以氣勝荆公好以私意

勝陰其對... 齋... 之... 人... 國公

退之袁州謝表曰州小地狹賦稅及時人安吏循閭里
無事歐公滁州謝表云一郡豐登幸無公事全家飽煖
實荷君恩容齋秀州謝劄云郡小事簡庫錢倉粟自可
枝梧得坐嘯道院謂為可幸周益公荅曰從前得外郡
書未有不以窘宄為言獨創見于來緘文豹見近世士大
夫每求一闕乞一郡其未得之也惟恐失之纔到任便
訴窘乏述艱難若有迫其行者柳子厚柳州謝表三百
三十字皆是祈哀謝過之辭古大國僅百里今一郡千

吹劔錄

完讀畫齋叢書庚

里何負於士大夫而若此

范蜀公有子弟赴官乞書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
受恩多則難為立朝今小官赴任率以求書為能事不
知上官或反惡其挾勢

法有示人以虛文導人以欺罔者一曰啓劄二曰辭免
三曰薦舉事例相承其來已久非可頓革姑撫前賢往
事而商推之嘉熙三年陳習庵墳為浙西憲令官屬各
以本司利害為一書其新任人具腳色申狀外並不用
啓劄其後馬裕齋光祖繼之亦用此例人皆偉之 劉公

敝赴召時士大夫得官必辭以辭不失利得名更高或四至或七八皆挾僞沽名要君迷眾乃請諸當辭免或二或再或不得辭一准故事 紹興三十年刪定官聞人滋乞選人歷任及十考無過雖舉狀不及格許降等改官仍得累年中數以舉狀年勞參用庶抑貪競使各謹飭安心職業高宗曰臺諫論事要當審實如排擊人材豈無好惡若務大體不摘細瑕置人于過亦陰德也又曰李大有書言涉兵機不欲付出昔張齊賢獻取河東之策太祖裂而擲之俟左右退取授太宗曰他日取

吹劍錄

手讀書齋叢書庚

河東出兵運糧可用其策此太祖之沈機也文每謂齊

賢堅執十策皆可行故太祖怒而裂之高宗深略可謂

同符

孝宗詔每日常朝不必宣宰相名趙雄奏君前臣名禮

也上曰蘇洵嘗言名呼而進退之非所以體貌大臣丞

相不必辭

溫公曰仁宗自未納后之前居處不離章獻卧內是以

聖體完實享國久長

仁宗上元宴張貴妃服燈籠錦曰文彥博所獻上曰戒

汝勿受羣臣餽遺不悅久之蓋錦上織成燈籠也此與
卻帶珠事一同聖意深矣

先朝母后賢而有智識者三后而皆有源流仁宗慈聖
光獻曹后彬之孫也新法行語神宗曰吾昔聞民間疾
苦每告仁宗赦除之今民苦青苗助役錢宜因宗祀赦
之併出王安石時欲取燕薊后曰得之不過南面受賀
不得則安危所係蘇軾下獄后曰仁宗初得軾兄弟喜
曰吾爲子孫得兩相今摺至于詩冤濫甚矣疾久忽問
今日何日左右曰十月二十乃曰只此日去免煩他百

吹劔錄

三讀畫齋叢書庚

官又別日行香蓋太祖忌日也遂崩英宗宣仁聖烈高
后瓊之孫也元祐初召司馬光呂公著散京城役夫罷
皇城內覘止御前工作廢導洛司物貨弛戶馬保馬寬
青苗助役錢出近侍無狀者三十人神宗欽聖憲肅向
后敏中孫也宣仁太后命后居慶壽宮辭曰豈有婦居
東姑處西瀆上下之分乎哲宗崩章子厚有異議后毅
然決策立徽宗遂同處分軍國事凡御正殿避家諱立
誕節之禮皆不用

神宗時知金州張仲宣犯賊當杖脊黥配蘇頌奏古者

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從黥隸恐汚辱衣冠遂免杖黥流海外淳祐六年七月京學張祖訓彭庚孫林半干偽造臺章皆杖脊黥配其情與罪宜也然士可殺不可辱若三分其罪自可用仲宣例上殿撰名每言秀才不可做越分事士大夫不可做折本道路秀才越分必妄用妄用必妄取士大夫居官妄作肆無忌憚一旦論罷折本多矣

后山云士大夫見天下不平事不可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一旦當事發之必有過甚

吹劍錄

三讀畫齋叢書庚

張尙書初尹京禁銅器有僧持匙筋一副來首及追問則自祖父相傳每日以此齋僧一員公縱之而語僧曰汝能辨事今刺汝爲廂軍乃當額大刺專一搜捕銅器六字浙西憲趙愚夫權平江府事有婦告其姑私醋憲追姑從條勘罪而問婦曰汝事姑孝乎曰極孝順憲曰汝旣孝順代姑受杖二事深得誅心之法

淳祐三年金奏院文剛言百官月請銀六千七百餘兩而

吏胥乃八千六百餘兩百官一次衣賜六千七百餘疋胥吏乃七萬八千餘疋鹽課日虧而省部吏鹽賞歲二

千七百匹兩然文豹考之周六官不過三百六十而府史

胥徒以地官 官計之已三千七百餘人孟子曰下士

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庶人在官者卽府

史胥徒也祿足以代其耕當亦不薄周禮廩人頒稍食

人四釜上也人三釜中也人二釜下也釜六斗四升注

謂一人一月之食則是下等人月亦一石二斗八升矣

今吏非多祿非重正緣虛請倍再至有一身而兼三數

分請晦庵云近併兵部郎官而一司仍存省宮之奉不

當吏祿之奇數此虛請之謂也王公崑叟云三省胥吏

吹劍錄

聖讀畫齋鼓書錄

歲累優秩月享厚祿及舉一事則論功計賞不知平時

祿廩安用此鹽賞之謂也

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聚斂之臣欲剝下

媚上必于常式之外多增數日常賦之外別立科名歲

入旣費用度益侈日久歲深侈者不可復節增者不可

復減一時作俑遂爲生民無窮之禍宣和末江浙被方

寇州郡皆蠲其賦而官兵無所給命發運陳資政亨伯

經制東南乃請以七路之財補之設比較務增酒價添

商稅賣契紙及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文以給州用

靖康罷之建炎二年戶書呂元直翰林葉少蘊奏經制之法求民之所欲非強其所不欲酒價雖高未嘗驅之使飲稅額雖增未嘗迫之爲商其他類此請復行之乃詔東南八路提刑司拘收五色經制錢赴行在一添酒錢二添糟錢三添牙稅錢四官員請給頭子錢五添收三分房錢 紹興五年孟參政富文提領措置財用名總制司增頭子錢爲三十收者戶長庸錢抵當四分息錢運司移用錢勘同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人戶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剩錢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

吹劔錄

香讀書齋叢書庚

分役錢常平司五分頭子錢令通判催乾道元年又增頭子錢每千三文自是公家出納經制總制每千共收五十六文合東南諸路二制歲入共一百二十萬緡四川不預孝宗曰祖宗時無此錢俟用度有餘當除之薛寺正季宣謂州縣鑿空取辦雖有奉法吏欲寬弛而不得騁知靖州邢遷謂此錢至科罰徭民不可爲而丐祠而呂葉乃謂非強民所不欲使人痛恨高宗以夢得善理財除資政殿學兼提領財用朱勝非曰昔張慤兼此至于自設酒肆人皆非之意少蘊以文鳴而甘心聚

斂上負天子下負所學矣

祥符二年放兩浙福建湖廣丁錢歲四十五萬緡開禧元年只免兩浙一路丁錢歲已四十二萬緡則知戶口蕃息隨王氣所在

李德裕曰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自登第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也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凡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 荆公曰士未官

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者是僥倖富

吹劔錄

圭讀畫齋叢書庚

貴利達而已 龜山曰資蔭與進士何異以進士爲優資蔭爲劣者世俗之論也恥受父祖之澤而甘心無益之習與寒士角勝場屋僥倖一得以爲榮是何識見夫應舉自是寒士藉此進身耳既有官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識見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奏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且曰欲使子弟讀書是讀書止爲科第而已如韓持國之才儘可爲執政豈可以其無出身乎文豹謂衛公以宰相子龜山以宰相薦皆無出身故議論偏蓋任子與進士自是兩途舜教胄子相元凱此卽

任子也舉萬邦黎獻此卽進士也至周而法始備學校所教者先國子朝廷所用者皆世官賓興大比則專爲寒峻設由漢至唐皆並行而不相侵越至我朝始令有官人得與進士羣試夫任子者雖未必皆賢然隨宦之久耳目習熟當官臨政自勝進士緣其閒有不學少文者故朝廷得以輕重凡由任子得官者皆不獲與清選此其所以黽勉于一試歆豔於一得然有官至大夫職居朝列及監司守倅令丞矣所謂考官則皆選人或其門生故吏乃及委身聽命而去取于其手至于監司守

吹劔錄

三六讀畫齋叢書庚

倅令丞皆闔郡吏民之所奔趨一旦乃毀冠裂冕與韋布之士聯翩負笈偃棘牆之下其爲名器之辱甚矣然格法已定士大夫亦不以爲非愚謂莫若于格法外少異其禮如銓試如詞科法科試之于禮闈考之以卿卽欄幙入場使自別於士流以示崇重有官君子之意

富鄭公以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東坡奏云特奏名除近上十餘人所歸使之臨政必害民矣

文豹

謂彼一時此一時當公之時進士未如今日之多程文未如今日之工如公濁醪有妙理賦除首

聯外後七韻盡只說酒全不見濁醪意刑賞忠厚之至
論望空使堯三宥事形勢不如德論正未知出處使公
見乾淳以來至今日之三場猶將放出一頭地正科中
尙或有叨忝者若特科則皆老師宿儒屢請文解馳名
上庠者日暮途遠不得已苟就而未始甘心焉故太學
有詩曰名第雖分正特科算來正特不爭多頭無大小
皆烏幘身有短長俱綠羅手只一般槐木簡腳無兩樣
墨皮靴止緣命裏爭些子莫道文章不似他

劉元城乞不就試狀云王景興師事楊賜傳燮及郡將

吹劍錄

三毛讀書齋叢書庚

舉孝廉後聞其喪皆去官行服近世臣僚薦辟磨勘舉
者亾沒亦皆報罷臣學于司馬光晚蒙推薦今光薨謝
臣安敢復求榮進文謂今人何止弃其師而背其舉主
至有匿其親之訃而就試聞所生之喪不去官行服者

溫公子康中第公奏畱國子監聽讀何參政澹年二十
一魁南省父玉雪先生遣就上庠從游後以綠衫隨諸
生迎駕孝宗召入祕書

趙鞏監昇暘宮酒庫虜使至問趙夫子今何官館伴問
何人曰趙鞏其皇帝清問下民賦吾州後生以爲矜式

呼趙夫子館伴曰今爲郎官卽日除司封郎中

眞宗問唐酒價丁晉公曰三十一升引杜詩速宜相就
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然按食貨志建中三年置肆
釀酒斛收直三千正元二年令酤者斗輸百五十王維
詩長安美酒斗十千樂天詩十千沽得斗則唐酒價初
無定

嘉熙四年科舉蜀士避地者並赴寓試出萬點蜀山尖
詩韻略無尖字于時不聞有上請者又杜詩痛飲已判
人共弃韻略亦無判字

吹劍錄

天讀書齋叢書庚

仁宗郊祀詔祝冊官讀御名勿與高宗策進士有犯御
名者上曰朕豈以己妨人進取萊公當軸人避其諱去
十爲准至今文書承用之

文氏本姓敬避石晉諱各用一偏或姓文或姓苟然玉
篇苟字在草部敬字在苟部苟音棘非苟字父字在支
部父音樸非文字

高內翰文虎作西湖放生池記以鳥獸魚鼈咸若作禹事

其子疎寮作蟹略以林和靖草泥行郭索作杜詩父子
皆爲博聞強記所誤

惟揚之揚從才

爾雅云江南之氣
勁躁其世輕揚也

惟字史記作維揚雄

之揚亦從才故本傳謂無他揚于蜀

史傳中格杆格殺之格皆如字讀惟戰國策形格勢禁
及漢書格五字注音各然廣韻注格古伯反至也亦博
屬格五但行箭以格殺退之詩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
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則如字讀分明如禮記杆
格字亦當如字讀陸德明硬作戶隔反韻略以經書中
字特收入廣韻則無蓋德明多如此如以告朔爲牯朔
惠鮮爲惠薛孫謀爲遜謀三省三復三思三接三字皆
吹劍錄

元讀畫齋錄故事庚

作去聲雖自有意義要不若如字讀爲平易至以盡力
盡禮盡善盡美皆作儘尤礙理惟虛坐盡後食坐盡前
二句如此讀有味

孟子曰君子之厄于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或問何
謂上下之交曰孟子在宋有遠行餽金七十鎰在薛有
戒心餽五十鎰有言于鄭子陽曰列子居君地而窮若
不好士子陽乃以君命輸之粟此上交也晉文公過曹
曹不禮焉僖負羈餽盤飧寘璧焉公受飧反璧顏魯公
在江淮絕糧鄱陽校卒蔡明遠載米賙之公貽書謝焉

此下交也當困厄時無上交則下交可也

紹定三年春李全犯泰州太守采濟率官屬十九人開門迎賊明年逆全授首十九人逮繫帥司教授高橫槎夢自陳不與迎賊之列越三日本學諸生列狀謂迎賊時先生稱疾不赴元夕賊送燈油先生曰先聖豈受不義之物裂而碎之由是行下本州詣實監司帥守及大學二十齋交章稱薦得旨轉三官誥詞曰海陵失守長吏迎降爾爲教官獨不污賊倉皇變故之際可以觀士君子矣疊進三官用勸多士橫槎字明卿閩人今以祕

吹劔錄

早讀書齋校書庚

書郎知處州

自古取蜀將帥皆不利漢岑彭來歙討公孫述遭刺客之禍魏鄧艾鍾會討劉禪皆族滅後唐郭崇韜康延孝魏王繼岌討王衍皆死國朝王全斌崔彥進討孟昶皆坐廢開禧閒楊巨源李好義討吳曦皆爲安子文所殺四明沈起監眞州倉以父疾委官歸侍爲有司所劾仁宗曰赴父疾而加罪何以厚俗詔釋之淳祐四年時相以憂去國有檢詳者去畱未決乃以母老乞假探上意范揆判曰士大夫有九十之親聞病卽趨聞喪卽赴何

以假爲時徐中書嘗奏乞令臣子終喪

文豹

投之詩曰父

子恩情盡死生囊封歷歷爲開明羣陰方晦吾先覺萬

馬皆瘖我獨鳴忠孝於人千古重去畱在已一毫輕玉

山萬疊高無際未抵先生節與名

朱孝子

壽昌

揚州人以將作簿知聞州七歲時父出其母

不相知者五十年因弃官灼臂燃頂刺血寫經行四方

求之熙寧初得于同州韓公溫公以下皆有詩後嗣派

居建康溧水縣之茆城有孚卿者其四世孫也兩魁鄉

薦補入太學詩集在焉高參政

子定

近嘗爲之跋

吹劍錄

聖讀畫齋叢書庚

有術士云世閒貴命多富命少今至貴莫如宰相不數
年輒出一人闔京城內外藏鏹百萬者能幾此說誠然
蓋貴者出于一時際會起徒步掉三寸舌可取將相封
侯若富者非藉鎡基歷勤苦積以歲月累以錙銖則不
可以驟致此洪範所以言富不言貴也史記曰牧馬二
百蹄牛蹄角千

百六十
七頭

千足羊千足鼈千石魚陂千章

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株栗江陵千樹橘淮濟千樹

菽

梓木

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名國萬

家之城帶郭千鍾之田千畝卮茜千畦薑韭其人皆與

千戶侯等

注戶二百曰千等者二十萬也

帝釋以大寶輪鏡照天下寅午戌月臨南贍部州晉宋閒崇佛以此爲三陽月晉穆帝納后以九月忌月北齊高洋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今上官者忌此至以節氣爲準尤可笑

詩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蓋東繼北用事少陽不能勝老陰故春常餘寒若東北風起而雲趨于西必雨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蓋西繼南用事少陰不能勝老陽故秋常餘熱若西南風起而雲趨于東必晴今雲起西

吹劍錄

望讀畫齋叢書庚

郊安得雨

戊辰己巳戊戌己亥日爲木頭點土須陰雨梁次張詩歲次屬金知稔熟木頭點土驗滂沱

甲以乙爲弟己爲妻辛爲官戊爲財壬癸爲父丙丁爲子惟庚金見克常對立用事又庚者更也故易稱三甲三庚俗以甲庚日占晴雨

世稱三陽謂婺州東陽溫州平陽處州松陽以其難治也然吾州七邑風俗不甚相遠松陽何獨得此名永嘉蔡子重宰是邑書桃符云我與斯民同一性誰言此邑

號三陽此語得之矣

唐王璵傳漢以來喪葬皆瘞錢後世俚俗稍以紙代錢爲鬼事元宗好神仙璵始用之韓文公謁衡岳詩手持盃琰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列子秦之西有儀梁國其親死聚柴焚之薰則煙上謂之升遐魯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田橫自殺從者不敢哭爲歌以寄哀此燒紙拋琰焚尸挽歌之始也

靖康閒漢兒發孔子陵粘罕問高慶緒孔子何人曰古大聖人罕曰大聖人墓豈可發盡殺之

吹劔錄

聖讀畫齋叢書庚

張無垢請丁晉公玉帶事忽悟而語其子曰昔夢人告我見玉帶時來吾其死矣是夕得疾竟卒

詩可以爲可以不爲有其才有其時有其興則爲之可也志於功名志于事業則不爲可也詩不可無體亦不可拘于體蓋詩非一家其體各異隨時遣興卽事寫情意到語工則爲之豈能一切拘于體格哉近世詩人好爲晚唐體不知唐祚至此氣脈浸微士生斯時無他事業精神技倆悉見于詩局促于一題拘攣于律切風容色澤輕淺纖微無復渾涵氣象求如中葉之全盛李杜

元白之瑰奇長章大篇之雄偉或歌或行之豪放則無此力量矣故體成而唐祚亦盡蓋文章之正氣竭矣今不爲中唐全盛之體而爲晚唐哀思之音豈習矣而不察邪

杜工部流離兵革中更嘗患苦詩益悽愴憶舍弟詩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孤雁詩惟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其思深其情苦讀之使人憂思感傷東坡卜算子詞亦然文豹嘗妄爲之釋缺月挂疎桐明小不見察也漏斷人

吹劍錄

因讀書齋校書庚

初靜羣謗稍息也時見幽人獨往來進退無處也縹渺孤鴻影悄然孤立也驚起卻回頭猶恐讒慝也有恨無人省誰其知我也揀盡寒枝不肖棲不苟依附也寂寞沙洲冷寧甘冷淡也

又公秦州詩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萬方聲一槩吾道欲何之王洙注聲鼓角聲也時方用武吾道無所施此說非也蓋公以論房琯坐貶歎言者如寒蟬而已如獨鳥萬方一槩我道其誰與歸漢杜密曰劉勝位居大夫

聞善不薦見惡不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

詩有一聯一字喚起一篇精神杜詩新婚別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則是未成婚已別可見征行之速鵝兒詩引頸嗔船過無行亂眼多一嗔字盡鵝兒之狀望觀弟未至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鶴鵲望人未到之時抑鬱蘊結之情拋與嗔字盡之矣禹廟詩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一生字走字古廟頓有神氣

杜詩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梁次張詩蕃馬步銜青苜蓿羌兒臥唱白銅鞮壓倒少陵矣然又未

吹劔錄

皇讀畫齋鼓書庚

若東坡二句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子美月詩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不如太白二句感發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又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頭不如康節二句風韻曰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李頎詩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少後主詞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則以三字盡之曰落紅萬點愁如海而語益工劉改之多景樓詩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一空

前作矣

古今詩人閒見層出極有佳句無人收拾盡成遺珠梁
次張題釣臺直令萬乘高凡眼不道人閒例是貪鄭克
詩只緣是處人情好贏得平生醉日多陳夢建鷺詩溪
清水淺魚能幾莫遣泥沙惡雪衣陳秋塘詩不知筋力
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姜梅山詩詩到淡中方有味
事無心處卻成功趙東山詩野屋往來少春雲晴雨多
口革詩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

吳門王平子題雪獵圖烽火一息三千年漢家將軍畫
凌煙胡兒不識征戰事龍沙萬里今桑田麗譙聲裏梅

吹劍錄

吳讀畫齋叢書庚

花角雲暗雪深風色惡長嘶一騎驄蟬聯狼帽氊裘寒
矍鑠鞞鷹走犬登平岡狂狐剔眼魂飛揚貫鵬落雁真
戲劇高鳥略盡良弓藏鳳鳴居士雙眼碧少年讀書勇
無敵但知橫行翰墨場豈料一禽終不獲向來百非今
已無筆端有口聊自娛故將胷中磊落事寫作人閒雪
獵圖平子九工小詞有謁金門云書一紙小砑吳牋香
細讀到別來心下事蹙殘眉上翠怕落旁人眼底搓向
抹胷兒裏針線不忤收拾起和衣和悶睡 雪川姚寅
詩南村老婆頭欲雪曉傍牆陰採桑葉我行其野偶見

之試問春蠶何日結老婆斂手復低眉未足四眠那得
知自從紙上掃青子朝夕餒餉如嬰兒只今上筐十日
許食葉如風響如雨夜深人靜不敢眠自遶床頭逐飢
鼠又聞野祟能相侵典衣買紙燒蠶神一家心在陰雨
裏只恐葉溼繅難勻明朝滿簇收銀繭軋軋車聲快如
剪小姑促湯娘剝紕嬉嬉始覺雙眉展繅成白雪不敢
閒錦上織成雙鳳團天寒尺寸不得著盡與乃翁輸縣
官君不見長安女兒嫩如水十指不動衣羅綺我曹辛
苦徒爾耳依舊績麻冬日裏

吹劔錄

聖七讀畫齋叢書庚

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人謂是目
連救母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
聲花落知多少人謂是盲子荆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
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
界

吾鄉潘先生元龜授婺州教授鄰居徐先生用亨亦呼
教授因作詩曰誰把先生號冷官令名深愧馥秋蘭孟
公豈是陳驚座子夏元非杜小冠涇渭合流雖若混雲

泥負絕不相干寄言世上多風鑑一笑何妨改眼看
陳漫翁監轉般倉與鎮江守喬平章爭一事平章乞回
避漫翁得嶽祠吏持牒索回文漫翁就書一絕云硯乾
筆秃墨糊塗半夜敲門送省符擲得么么監嶽廟恰如
輸了選官圖

史文昌號雲麓賦詩著成集內有一聯云閑雲盡日相
隨逐只有朱雲挽不來

稼軒帥越招劉改之不去而寄情沁園春曰斗酒彘肩
風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東坡老

吹劍錄

吳興讀書齋叢書度

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鏡臺二公
者皆掉頭不顧只管傳盃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
樓觀開愛東西二澗縱橫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
曰不然暗香浮動只好孤山先探梅須晴去訪稼軒未
晚且此徘徊此詞雖麤刺而局段高與三賢游固可眇
視稼軒視林白之清致則東坡所謂淡粧濃抹已不足
道稼軒富貴焉能免我哉

天台有謝耘者號犁春繪一犁春雨圖求詩于諸公一
時名達如樓公鑰李公壁陳公宗召易公彥章程公懷

古諸賢長章大篇累百十首惟劉改之一首道出其骨
髓曰阿耘無田食破硯養親日糴供朝飯凝塵壁上挂
瓶罍寒日牕前照藜莧汝父訓汝汝當知有田無田未
可期有田不耕汝懶病無田說田真畫餅畫田之外更
畫牛捕風捉影何時休頭上安頭又詩軸全家不應猶
食粥

詩惟頌德詠物難工蓋欲指實也徐進齋得古銅香爐
具象鼻眼博古圖謂之象鼻屬余賦之雖不足言詩聊
記曾見其一在象數前鍾鼻眼出鬚塵外鑄形模傳香

吹劍錄

吳先讀畫齋鼓書庚

到手親曾見全勝人看博古圖其二願得身游海外天
蓬萊頂上覓沈箋爲君喚起槐安夢細讀南華內外篇
泉州守王庭珪香譜云箋次于沈出占城國占城香
省題詩雖場屋末技閒有以此見取如湘靈鼓瑟詩曲
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鴻雁來賓詩江南知有主塞北
遠來賓涼風新過雁詩係帛書猶溼銜蘆跡未陳仲秋
夜迎寒詩露疑仙仗肅風獵舞衣單林士表進農書詩
有書來進御無語不關農程懷古紅藥當階翻詩黃麻
芳草罷紅藥正花翻陳伯震開林出遠山詩修眉濃淡

裏寸碧有無閒鄧伯秀釣簾鷺起詩任我時舒卷從
他自去畱朱縉清文嬾皇猷詩冰玉詞新吐塵埃氣不
畱陳瑄風慢不依樓詩似嫌秦閣小欲際楚天游皆主
司所刮目劉允成夜雨翦春韭詩杜老情何限東風夜
雨春炊梁畱客款翦韭薦時新按此題乃子美謝衛處
士畱飲云問荅猶未已兒女羅酒漿夜雨翦春韭新炊
閒黃梁初不干子美事陳思溫勲業頻看鏡詩貼看鏡
云塵蹤猶隱豹風采幾臨鸞看鏡何關蹤跡事爲改曰
精神期畫像吾鄉盛先生庶分教京庠每教人破詩須

吹劍錄

平讀畫齋叢書庚

有來歷如夢魚詩玉燭和薰日金穰瑞應初豐年知有
象吉夢兆維魚不睡安得夢改曰樵牧歸來後清風一

榻虛

云

又斬虵詩皇統承堯運朱旗啓漢家未誅秦

始鹿先斬沛中虵無劍如何斬改作三尺英雄劍鋒鏃

漂鏢鄒

云

高蟾未第詩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
生在秋江上不向春風怨未開雍容閒雅全無蹙迫氣
象至賈浪仙則云下第惟空囊如何任帝鄉杏園啼百
舌誰醉在花旁淚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豈易

孤棹負三湘略無一毫生氣宜其終身流落不偶余常
愛蟾詩因對梅用其韻云在崑谷裏何人管向雪霜中
底處栽驀忽芳華動京國萬花頭上一枝開然終不似
其意之富貴

大江東去詞三江三人二國二生二故二如二千字以
東坡則可他人固不可然語意到處他字不可代雖重
無害也今人看人文字未論其大體如何先且指點重
字

容齋云徐凝詩極有好句自東坡詆其瀑布詩為惡詩

吹劍錄

王讀畫齋鼓書庚

其詩遂為世所弃

文豹

謂此猶可也步舒以仲舒高園殿

災說為大愚仲舒至于下獄看人文字須平心定氣反
覆推詳豈可輕下雌黃

吹劍錄

其意之富貴
吹劍錄
受難高因健錄用其韻云崑谷裏何人管向雪霜中
孤棹負三湘略無一毫生氣宜其終身流落不偶余常

